

文化安康大舞台系列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



本报讯 (记者 张乔)6月9日晚,在安康江北亲水广场,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2022陕西省群众文化艺术节安康分会场活动之一的安康“花鼓子”交流展演正在这里举行。据悉,“花鼓子”交流展演是陕西省群众文化艺术节安康分会场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安康大舞台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还将举办“汉江二黄”展演、历代名人咏安康经典诗朗诵大赛、第二届陕西省“秦巴风 汉水韵”国画小品展览等活动。



陕西省群众文化节是经陕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节庆活动之一,是陕西省的重大群众文化品牌。通过举办2022陕西省群众文化节安康分会场活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集中体现了我市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来的丰硕成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荒唐婚闹——曾经存在的“伪民俗”

记者 陈楚瑾

要想从一场中国式婚闹上逃离,难度大过玩一场密室逃脱。在安康干了十年婚庆行业后,这是市工商联婚庆协会负责人陈曦最直观的印象。

陈曦印象中较为深刻的一次婚闹是在两年前。新娘是外地的,新娘的父母和亲戚们都是远道而来,两位新人也都早早交代:不要玩儿得太疯。但当接亲的队伍抵达时,场面还是失去控制。男方的亲戚朋友中几个小伙子冲向新郎,用干粉灭火器喷新郎,用臭鸡蛋砸新郎,新娘和她父母也被抹了满脸红墨水。最后,整场婚礼以新郎被胶带缠在树上画上句号。

“新娘父母特别生气,带着一家亲戚当场就走了。新娘子一肚子委屈,新郎也是又尴尬又生气,但这种事情就是不好找人‘算账’。筹备一场婚礼可能需要一年,但毁掉这场婚礼只在一天。”陈曦回忆道。

在各类资讯和短视频APP中,可以看到更多安康婚闹现场。在某款短视频APP中搜索“安康婚闹”话题,可以看到网友“安康小厨娘”发布的短视频中,一群人正向新郎用力扔鸡蛋。她的配文则是“李家坝人闹结婚闹得太野蛮了。”在“安康魔术小宝”发布的短视频中,新郎搬着屁股,一旁的男宾手握皮带,排队抽打新郎的屁股。另一则网友“小马达”发布的短视频中,场景相同,新郎面有愠色,却又无处发作。配文是“结婚

也不容易啊。”再看这些短视频的发布时间,从2016年至今年6月都有分布。

事实上,闹婚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兴起的。据史料记载,对“婚闹”最早的明确描述出现在汉代。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描述,汉代婚礼现场“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大家插科打诨、饮酒游戏,尺度尚算合理。直到宋代,没分寸的闹婚都不是历史的主流,一般只发生在胡化和儒家礼俗浸润不深的地区。至此“闹婚”一直寄托了民众对待婚嫁家庭的态度、认识与行为的取向。

明清时期,“闹婚”开始向“婚闹”转变。明朝杨慎的《丹铅杂录》中记载: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妇之家,新婿避匿,群男子竞作戏调以弄新妇,谓之谐亲。甚至还有史料记载了明清时期的婚礼现场存在直白的性骚扰。

直至现代社会,“婚闹”在民间经过千锤百炼变成了“闹婚”,后反客为主的闹婚者拥有了这场婚礼如何进行的主导权。有“闹洞房”突破底线,有的“闹”使朋友反目,有的“闹”让婚礼不欢而散,还有的人甚至被告上法庭,受到法律的制裁。

放眼全国,婚闹的受害者分布之广、人数之多超乎想象。各地婚闹方式各有不同,唯一不变的是看客借习俗之名,行性骚扰之实的嘴脸。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79.2%的受访者都曾经历过“闹洞房”,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闹洞房”婚闹。

为何婚闹曾屡禁不止?一方面是来自规则的缺失,中式婚礼注重喜庆的氛围,闹婚

又是烘托氛围最主要方式。而当氛围凌驾于公序良俗和个体感受之上,失序就容易发生。另一方面因为闹婚者往往是亲朋好友而非陌生人,在熟人社会背景下,大家将来还是有生活交际,即便闹婚发生了,也很难为真正追究。

传统封建对于性的忌讳压制也是“婚闹”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越是忌讳压制,越容易“一点就燃”,结婚这种特殊事件,自然而然就成了操练场,正如李安导演在电影《喜宴》中一语道破天机:“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而介于“婚闹”在南北地区皆有分布,为了防患于未然,多地开始明令禁止闹婚。且自2017年实施新风貌建设以来,随着全市城乡社会风气显著好转,婚闹现象也逐步退出安康广大城乡的婚礼舞台。

2021年7月,民政部出台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婚俗改革,建立整治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同年9月,民政部发布消息,将17个地区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进一步扩大婚俗改革试点覆盖面。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也表示,眼下一些地区遏制低俗的“闹”,关键在于年轻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移风易俗,彻底摒弃“无闹不成婚”的陈旧观念。农村“恶搞式”婚闹就该尽早取缔,破除这类“婚闹”陋习的关键是举全社会之力,共同建立新的婚俗秩序。

大环境之下,安康许多新人开始选择婚事简办、喜事新办。在市烟草公司工作的王劲驰就是这其中一员。“去年我们婚礼现场就是一些至亲和好友,女方没有提彩礼方面的要求,婚后家务这方面我也主动承担,两个人婚后舍不得吵架。”即将成为爸爸的王劲驰觉得婚姻生活并没有网传得那么可怕,反而觉得自己挺幸福。家住安火路社区的杨云也选择了婚事简办,没有向男方要求彩礼,只邀请了至亲和好友来见证,有了提前准备的接亲小游戏,现场氛围轻松活泼。

今年5月,安康市妇联又下发《关于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妇联要坚持城乡结合,分类指导,切实做好弘扬婚嫁新风有关工作,带动更多家庭讲文明、树新风。

“虽然还能看到,但相比之前这几年安康婚闹的还是少了很多。”在陈曦看来,近几年安康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小型的户外婚礼,相比在酒店举办仪式、收份子,小型的户外婚礼更浪漫、更私密,新人双方更投入。“去年一对新人在高新运动公园举行的草坪婚礼,当时下了小雨,宾客们举伞站在红毯两旁,为新人的红毯之路遮风挡雨。”陈曦回忆说。

在陈曦看来,这样的仪式作为婚姻生活的开始也有利于促进、稳固夫妻感情,让婚礼回归了应有之义。而这种转变主要还是因为社会不断发展,仪式感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进步,大家追求热闹和喜庆的方式自然也就变了。陈曦也希望,这种转变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新华社成都6月13日电 (记者 肖林童芳)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最早被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

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其中7号“祭祀坑”发现了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璋、铜璋龙形饰、小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等。与7号“祭祀坑”邻近的8号“祭祀坑”大件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面器盖、石磬等,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三星堆的奇特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竹子、芦苇、大豆,以及黄牛、野猪。在8个“祭祀坑”周边,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璋、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在进行中,占地面积66亩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预计将于2023年完成,建成后公众可以在博物馆的“开放式”修复馆里与文物见面。

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上新文物近13000件